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季三朝政要卷一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汪鏞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陳覲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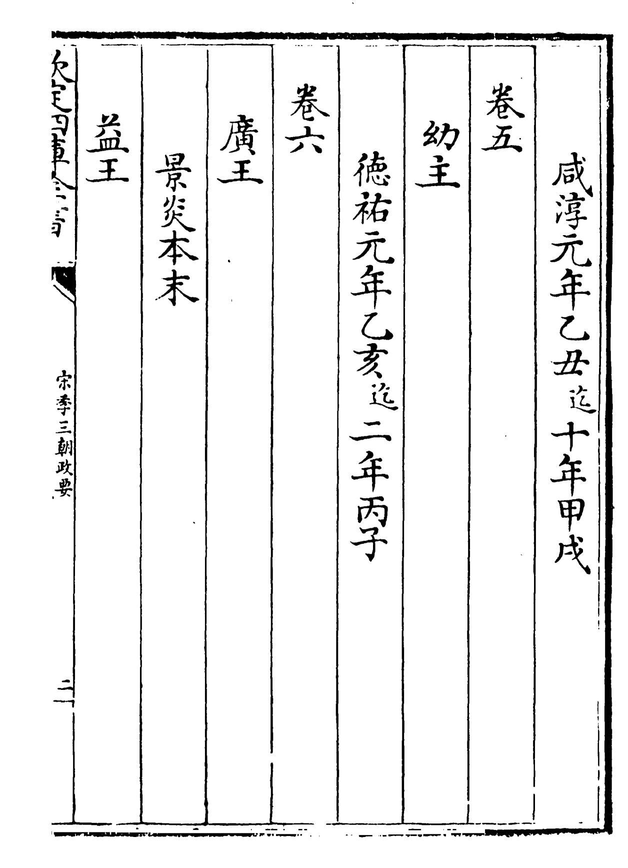
宋季三朝政要目錄　　編年類

理宗國史載之過北無復可攷今將理度兩朝聖政及幼主本末篡集成書以備他日史官之採擇云

卷一

理宗

寶慶元年乙酉起嘉熙二年戊戌



祥興本末

臣等謹按宋季三朝政要六卷不著撰人名氏卷首題詞稱理宗國史為元載入北都無復可考故篡集理度二朝及幼主本末附以廣益二王事其體亦編年之流葢宋之遺老所為也然理宗以後國史修宋史者實見之故本紀所載反詳於是書又是書得於傳聞不無舛誤其最甚者謂寶慶元年趙葵趙范

全子才建守河據關之議遣楊誼張迪據洛陽與北軍戰潰歸按寶慶元年葵范名位猶微其後五年范始為安撫副使葵始為淮東提刑討李全時子才乃為參議官至端平元年滅金子才乃為關陝制置使知河南府西京留守有洛陽潰敗之事上距寶慶元年九年矣所紀非實也其餘敘次亦乏體要然宋末逸事頗詳多有史所不載者存之亦可備

參考其以理宗度宗瀛國公稱為三朝而廣益二王則從附錄體例頗公卷末論宋之亡謂君無失德歸咎權相持論亦頗正而忽推演命數兼陳因果轉置人事為固然殊乖勸戒之旨殆欲附徐鉉作李煜墓誌之義而失之者歟乾隆四十一年十月恭校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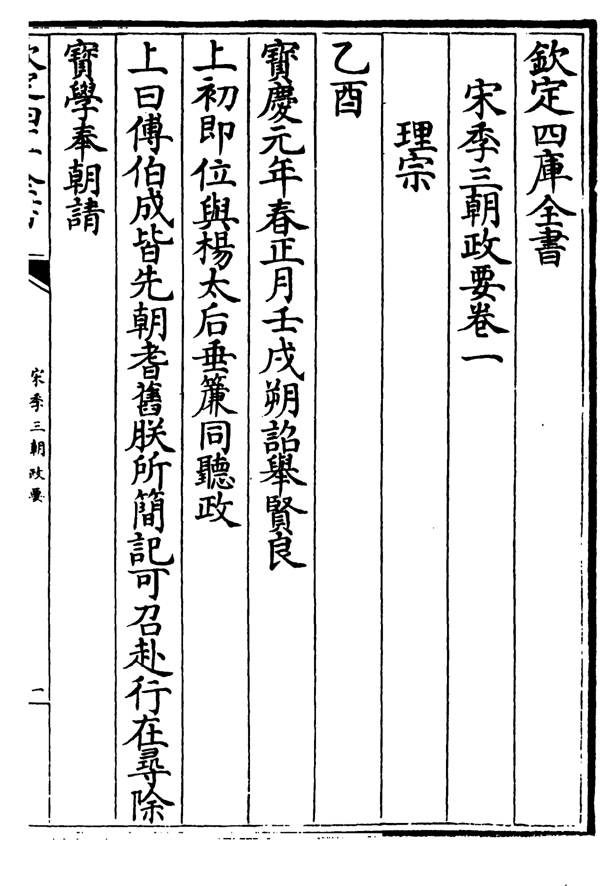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宋季三朝政要題辭

此書不知何人所作諦觀數四蓋有下喬木入幽谷之悲乎余嘗掇拾里中故老舊聞譔厓山小志二卷皆宋史所未具者藏笥中未及梓行丙午夏于役金陵以前笥寓於舊館主人弗戒遂為祝融氏奪去今於吳關偶得此書於市肆中則勝國善本與余厓山小志互出入亦多宋史所未具故覆梓之蓋欲補史家之闕亦以寄余厓山小志未竟之意也萬歷已酉禊日張萱題於金

昌關署


欽定四庫全書

宋季三朝政要卷一

理宗

乙酉

寳慶元年春正月壬戌朔詔舉賢良

上初即位與楊太后垂簾同聽政

上曰傅伯成皆先朝耆舊朕所簡記可召赴行在㝷除

寳學奉朝請

潘壬潘丙謀立濟王遺書李全約以二月望日舉事為邏卒得其人并書以白彌遠彌遠改作三月且許行人以美官重賞令其以書達全至二月潘壬潘丙率太湖亡命數十人各以紅半袖為號乘夜踰城而入至邸索王言推戴意王聞變易敝衣匿水竇中久而得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身王號泣不從不獲已與之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楮劵犒軍命守臣謝周卿率見任寄居官入賀而揭李全牓于州

門言史彌遠廢立等罪且稱見率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人皆聳動以為山東狡謀比曉王視其士卒則太湖漁人巡尉司弓卒而已王知其謀不成乃與郡將州兵戰之其數元不滿百也王元春以輕舟告變于朝史彌遠急召殿司將彭任赴之兵至而事已平矣乃班師時全守淮安知所約失時遂叛歸北彌遠謀害濟王遣其客秦天錫來且頒宣醫視疾之命時王本無疾天錫諭上意逼王就死遂縊于州治尋下詔貶王為巴陵郡公

其後魏了翁真德秀洪咨夔潘枋相繼上疏咸言其寃

大理評事胡夢昱應詔上書言濟王不當廢引用晉太

子申生漢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凡百餘言訐直無

忌彌遠怒竄夢昱于象州紹定壬辰沛恩宥過夢昱已

死贈朝奉謚剛簡仍官其子

詔取士先器識

夏真德秀上殿奏事勸上容受直言祈天永命用賢臣

結人心為自立根本又言三綱五常者扶持宇宙之棟

榦莫安生民之柱石人而無此冠裳而禽犢矣國而無此中夏而裔夷矣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羯胡之難作我朝立國根本仁義先正名臣或以為家法最善或以為大綱甚正陛下初膺大寳不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霅川之變非濟邸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灼然本末可攷願詔有司討論雍熙追封秦邸舍罪卹孤故事斟酌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興滅繼絶在陛下爾上曰

朝廷待濟王可謂至矣德秀又奏陛下友愛之心可謂無所不至但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仰承聖訓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大底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為師秦漢而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為法上曰亦是一時倉猝德秀又奏此已往之咎臣所以奏者欲陛下益進德修學以掩前失二乞收人心略曰太平興國中秦邸事作太子太師王溥等議于朝堂者七十有四人然後有詔裁決以大事不可輕也康定慶歷間求

西帥必取當世第一流宰相呂夷簡至忘讎薦進以重任不可輕也往者雲川之獄未聞有參聽于槐棘之下者又如淮蜀二閫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此收人心之一事也賞罰適平則人莫得而議今有功罪同而賞罰異者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無心可使一毫私意於其間哉此收人心之二事也當乾淳間有位于朝以饋遺及門為恥受任于外以苞苴入都為羞

今薰染成風恬不之怪果欲息天下之謗莫若反其物罪其人則心迹暴白此收人心之三事也治世氣象欲其寛裕不欲其迫蹙曩者以訛言之籍籍有譏呵之令焉譏呵則已過矣甚至於流竄焉殺戮焉都城之民摇手相戒宜解密網達下情此收人心之四事也三言朝廷之上敢鋭之士多於老成政事之才富於經術雖嘗以耆艾褒傳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然前之三臣止加異數未聞聘召至於亮直敢

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記録願處伯成簡於内祠置中行於經幄擢宓僑於言地德秀又奏華髪舊德之臣不獨人主頼其益朝列新進之士亦有所矜式伯成簡皆年踰八十縱使召之不至必能因囊封以進忠言又奏長人之官拊字不聞叨懫日甚上曰如何無一廉者又問何以革之德秀奏此在朝廷用舍黜陟之間示人以意上又問卿曾見有何廉吏德秀以袁守趙筵夫對御筆擢筵夫直秘閣與監司差遣德秀手劄謝上因言崔

與之帥蜀楊長孺帥閩皆有廉聲臣一時不能悉數以
對乞廣加洛訪始德秀在道猶未聞濟邸之計以書達
時相謂必有寡聞淺見之人托納忠除患之說以誤朝
廷者不可不致察時相既惡聞其語至范村使左史楊
邁來見問所欲言又遣所親諭以勿及甲申之事德秀
但唯唯洎入國門都人聚觀皆以手加額益見忌矣辭
內制者四從之
寧考小祥詔羣臣服純吉真德秀言自漢文短喪至我

阜陵獨出宸斷衰服三年阜陵上賔羅點建議乞令羣臣易日之後朝會權用公服黑帶朔望奉慰皆衰服行事大祥始除光宗之喪復以小祥從吉後易以升祔終興易以小祥甲寅易以大祥二百餘年之間其制四變皆由近而之遠非自遠而之近也侂胄變甲寅之制是自遠而之近自厚而之薄可乎哉上即詔行在職事官候大祥從吉諸路依已降行

五月趙范趙葵全子才用降人谷用安之言欲乗時撫

定中原建守河據關之議以聞于朝乃命趙范開閫於光黄之間杜杲力陳出師之害大略曰權衡於和戰之間無已則及守之一策蓋明深溝高壘之謂守非清野閉關謂之守也又策自治有備無患俟時而動之謂守也選擇將材揀練軍實積蓄糧食廣備舟車修全器械愛養民力懐來壯人示以恩信顧吾之力已全吾之氣已盛以之而戰長驅萬里兵不留行以之而和行李一通請盟不暇臣備貟邊臣切見沿淮旱蝗連歲薄收加

以調遣無度輦運不時生聚蕭條難任征役中原版蕩多年不耕無糧可因千里餽餫師不宿飽若虛内以事外移南以實北腹心之地豈不可慮時在外諫北伐者惟公一人及師衂洛陽退師保境兵釁遂開始服公先見

六月全子才合淮西兵萬餘人赴汴以十二日離合肥七月二日抵東京詎城二十里駐兵五日整兵入城行省李伯淵先期以書來降願與谷用安范用吉等結約

乃殺所立崔立率父老來降先是黃河南舊有寸金淀乃為金人所決河水淫溢自壽至汴水深並腰行役良苦子才駐汴以俟糧嵩之不肯運糧卒致誤事

南滁州路鈐轄卒路分王以偏師下鄭州巳卯趙葵以淮西兵五萬取泗州由泗至汴與子才軍會因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巳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耶子才以糧餉未集對趙葵益督趣之遂檄范用吉樊卒李先胡顯等提軍一萬三千人命淮西帥機

徐敏子為監軍先令西上且命楊誼以廬州强勇軍一萬五千繼之各給五日糧諸軍以糧少為辭庚辰敏子啓行乙酉遣和州寧淮軍正將張迪以二百人據洛陽至夜踰城而入城中寂然無應者蓋北軍戍洛陽者皆空其城而誘我矣及晚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迪等遂入洛陽次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麪作餅而食之楊義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百步外有立紅黄凉繖者衆方駭異而伏兵突起深蒿中義倉猝無備

大潰擁入洛水者甚衆義僅以身免是晚有潰軍奔迸
而至云楊義一軍已為金人大陣衝散今北兵已據北
岸矣於是在洛之師聞而奪氣八月一日北軍已有近
城下寨者敏子與戰勝負半之士卒乏糧遂殺馬而食望
糧不至遂班師
改湖州為安吉州
丙戌
寶慶二年春詔長吏勸農桑

親饗給犒軍士

詔增價招糴

詔州縣舉遺逸之士補陳均陳文蔚官

戒州縣毋得苛取於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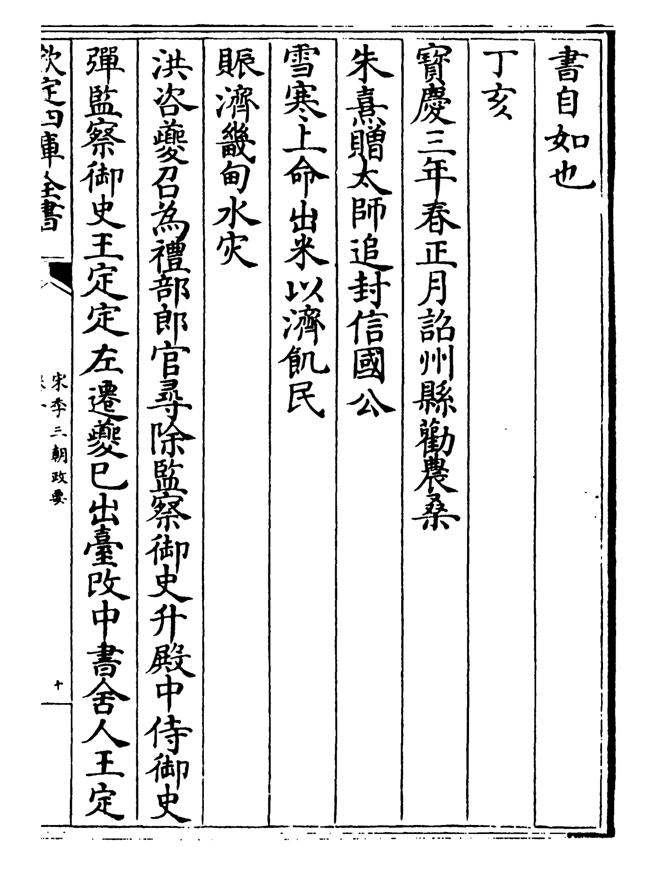
賑吏經赦不許改正

戒飭省闈精考擇

上試進士賜王會龍等及第出身有差

詔作新士風

梁成大劾真德秀降三官初彌遠欲去魏了翁真德秀諭意有人敢言真德秀者即除察院無人忍言之適梁成大參部聞之日坐茶肆中毀真公不直一錢或以告彌遠彌遠喜遂擢用之自小邑令除察院首劾真德秀尋以成大守建寧毀其所建宏詞坊可以捃摭者無所不至遂獵取禁從爲彌遠鷹犬嘗貽書所親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僞君子此舉大快公論中外籍籍目之爲梁成犬識者非之魏了翁貶靖州六年閉戶讀


書自如也

丁亥

寶慶三年春正月詔州縣勸農桑

朱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

雪寒上命出米以濟飢民

賑濟畿甸水灾

洪咨夔召為禮部郎官尋除監察御史升殿中侍御史

彈監察御史王定定左遷夔已出臺改中書舍人王定

者附史彌遠為右司郎官嘗忤胡夢昱為怪敢死者在
臺與公異論公惡其奸衺故彈去之朝野驚歎咨夔除
端明學士薨于位
救荒宜令有司申明遏米之禁
明堂詔省郊祀費
韃兵破關外四川制置鄭損棄三關不守
戊子
紹定元年春正月詔諸州貢舉以得士為先

太白經天

雨雹

知潭州曽從龍置惠民倉

嚴飭和糴官吏

上命儒臣日侍經筵講經

湖南江西福建盜起

申嚴舉主舉人才悔舉法

韃靼國兵長驅而南金自宣宗時凡大河以北東至于

山東西至于關陝不一二年陷没殆盡金人併力守黄河保潼關自黄河洛陽三門析津東至邳州之源雀鎮東西長二千餘里差四行院分地界守禦精兵不下二十萬民兵不在其數如是者十有五年金人不勝其擾

朝廷議諸帥謹邊備上然之

己丑

紹定二年春以程珌等知貢舉

上親試舉人賜黄朴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申嚴斛面之禁

台州水

給諸軍薪炭錢

申明太學舍法

度正奏節儉事贓論人經郊方許到部參注

禁苞苴干請

詔民間二稅依時過割稅賦不許抑令折納

汀郡冦發陳韡平之晏頭陀夢彪嘯聚汀郡境上殘破

寧化清流將樂諸邑迫南劒帥府請于朝謂非陳韡莫
破此賊時韡丁父憂詔起復知南劒州韡至州籍峽常
民兵申乞調淮西精兵五千人救援淮西制置曾式中
遣將陳萬以三千五百人來朝廷遂除韡提刑招捕使
擊破潭飛磜諭降蓮城七十二寨賊潰夢彪降誅之
諭鄭損防遏海道
桂如琥奏屯回
庚寅

紹定三年春正月詔勸農桑令有司興水利

三月丁酉雨土

行在會子庫置監官

斁賣二廣丁錢

四川旱命州縣賑䘏

減園田稅

招瀕海漁業人充水軍慈明殿出緡錢犒諸軍

邵武寇犯建寧府劉純擊敗之

蠲被盜州縣租稅一半
江西瑞州禾稼秀而不實民間乏食
九月信國公朱熹改封徽國公
明堂
上飲宴過度史彌遠卧病中時人譏之曰陰陽眠燮理
天地醉經綸
辛卯
紹定四年春二月詔録學術深邃之賢

李全平先是京東忠義軍都統制李先者亦歸朝入為樞密都統制史彌遠以事誅之李全懼有異志使其弟李平潛為諜於都堂朝議以文臣不知兵選武臣制之乃以許國換授太府卿揚州制置使移司楚州既至全入謁因與客杜來議進見之禮來曰彼狼子野心宜責其橫挺庭參全怒殺許國居其家國被執窘曰杜來教我乃以藁束來而生爇之遂叛後全圍揚州時趙葵守城因元宵放燈全移營灣頭亦放燈趙葵掛榜城曰許

百騎入城觀燈聞李全喜著白袍一夕八十騎皆皂袍遊城出去一夕百騎皆紅袍又次夕百騎皆白袍葵設伏閉城盡殺之至第三年修城見金甲一帶方知全死於此

韃靼自山東通好欲假淮東以趍河南羣臣議不許度正奏韃靼兵入蜀詔諸州守臣嚴守備兵退曲赦四川軍民

襄帥陳垓奏韃靼國遣使約夾攻金詔羣臣議

追毀趙汝騤出身文字
真德秀以慶壽恩復寶謨閣待制
飭州縣科糴之弊
秋成歉實災傷蠲減
蠲紹興被水民户折麥
都城大火延燒太廟三省六部御史臺祕書玉牒所詔
求言籍田令徐清叟上疏乞為濟王立後其略曰巴陵
有過罔克繼統陛下手足之愛可謂甚至不幸狂寇猝

發陷巴陵於不義服御僭擬死有餘辠然在彼縱非在我不容不厚奪爵廢祀暫焉猶可久而不赦厥罰為甚令火延太室由陛下一念之愠忍加同氣傷和召異疏上不報辛卯之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二雖太廟亦不免惟史丞相府獨存洪舜俞有詩云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焦土時殿帥乃馮㮹也人言藉藉迄不免責

壬辰

紹定五年春詔知舉陳貴誼等先器識後詞藻

二月太白經天

廷試定在四月

上親試舉人賜徐元杰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陰雨出米紓民食

蠲竹木之征三月

詔諸路監司減放旱歉

陳貴誼乞革文弊

國兵與韃靼國兵合圍汴京金義宗自汴京突圍出奔歸德府

李日邁乞詔舉廉去貪

敕盱眙改為招信軍

韃靼國遣使來議夾攻金人史嵩之以鄒伸之奉使草地報聘北朝伸之曰本朝與貴國素無嫌隙寧宗嘗遣使臣荀夢玉通和自後山東為李全所據河南又被殘金所隔貴國今上順天心下順人心遣王宣撫來通好

所以伸之等前來北朝從之仍許以河南歸本國

癸巳

紹定六年詔抑貪競

李日邁乞詔諸道隨有無勸分

置寨松江口防海道

戒飭坑冶司納新錢毋許截錢納券

二廣敷鹽之害

六月金主歸德絕糧奔蔡州金主自發歸德連日暴雨

平地水數尺軍士漂沒甚衆及蔡始晴復數月大旱識者以為不祥

趙葵乞經理營田

趙至道奏民間賦税宜選擇鄉司以革産錢飛走之弊

賜史守之宅之出身

秤提見鏹流通

十月史彌遠死彌遠開禧丁卯為禮部侍郎白楊太后誅侂胄事甚秘侂胄死而寧宗不知居數日上顧問侂

胄安在否左右乃以實對上深悼之彌遠為相十七年

寧宗崩廢濟王立理宗又獨相九年用余天錫梁成大

李知孝等列布于朝最用事者薛極胡榘聶子述趙汝

述時號四木彌遠出入禁苑擅權用事臺諫爭言其非

上思其功不忘復進其姪嵩之

史嵩之為京湖制置使置司襄陽

十一月遣襄陽太尉江海襄陽帥孟珙以兵四萬人至

蔡州滅金兵駐城南帥臣史嵩之運糧十萬給南北軍

甲午

端平元年春正月改元詔曰春秋正王道之端式嚴謹始聖德開太平之路尤貴更新

元旦詔求言舉賢

十一月孟珙兵先薄蔡州城下時韃靼國兵未至珙攻城甚急金主知城必破乃傳位後主閉閤自縊後主為亂軍所害

鄭清之除左相喬行簡除右相收召人才如真德秀魏

了翁諸賢時論以端平比之元祐

優恤兩淮運米人夫

賑恤三京降附

夏除真德秀吏部尚書

史嵩之上露布以八陵圖守緒骨函及參政張天綱都

尉完顏好海玉帶金銀牌等來獻除知樞密院事都督

軍馬

嵩之奏乞經理四京有詔集議真德秀洪咨夔趙履常

等爭之惟鄭相主其說

洪咨夔奏金亡而有興者

高奎奏邊事四幸四慮

詔集議和戰攻守

趙汝泐奏黄州六關

詔歳除主師主兵官揀汰諸軍

諸路黥隸人押赴淮襄充軍

趙立夫奏和糴利病

禁銅錢下海

袁甫奏蠲漳泉興化丁錢

詔李心傳修國朝會要

詔措置楮幣

秋除真德秀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

魏了翁除禮部尚書兼侍讀尋除端明同簽書樞密院

督視京湖軍馬

出内帑緡錢兑易

却歸正蕃臣獻馬

蠲放仁和地稅

冬以趙范為荆湖制置使鎮襄陽

九月真德秀進對上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時襄門代去江淮出師取三京王師果潰于洛陽退守泗州公奏三劄一言今中原無主政是上天鑒觀四方為民擇主之時若能修德格天必命陛下為中原之主不然則天命將歸之他人臣向為先帝陳祈天永命之戒其說

出於召公然反覆召誥一篇綱目曰敬德曰小民而已
傳曰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游弋射之娛
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此皆足害敬其可不戒此祈天
永命之一也天之視聽因民視聽民心之向背即天心
之向背權臣之末貨賂公行誅求旣廣民不堪命大盜
相挺而起賴陛下布端平之詔一洗而新之然窒賄道
而賄進者尚存懲贓吏而贓多者漏網江淮軍興調度
騷然宜戒郡縣掊克停邊閫科調此祈天永命之二也

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天厭夷德久矣陛下倘能敬德以迓續休命中原終為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二言進取有二難用兵莫急於人才今舉世所屬曾不數人一難也臣嘉定中嘗乞經理兩淮墾田積穀而權臣視以迂濶寒下之備梈然一旦舉兵乃漕浙米由江入淮汴既久湮又須陸運勞費甚於登天二難也夫此二難皆權臣玩愒之罪非今日措置之失然承三十年之弊欲整治之非

十年不能此正諸葛亮閉關息民之時也願以收斂靠
實為主又言今日事勢猶以和扁繼庸醫作壞之後一
藥之誤代為庸醫受責矣兢業戒謹尤當百倍三言戰
守之論不同同於為國元祐中稟稟向治惟羣賢自相
矛盾小人得以乘之願平心商搉以前事為戒上輒稱
善又言士大夫紐於舊習上曰往往革面而未革心乞
選監司郡守上曰聞卿所至視民如子朕甚嘉之德秀
又言恢復名義甚正但故相不曾做得工夫上曰昨讀

卿所上封事可見忠誠

魏了翁奏劄曰陛下以聖智之資而為權臣所據者十年幾無以自白於天下今幸居可為之時外而百官奔走效職内而嬙御便嬖取怜或者視之必曰今乃知為皇帝之貴也今天下太平及時為樂也臣以古今禍福觀之則陛下雖曰勢重形佚其實巍然孤立居至艱至危之地而不自覺也陛下試思之獨居深宫之中可托者誰歟當事變還來之時可以係天下之重者誰歟詩

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此六者守邦之要道也又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今日之疆事天下之存亡係焉陛下其忍以祖宗天下存亡之機而付之二三邊臣聽其自為而略不加之意乎其忍以私恩意而用之私情囑而比之乎今秋防正急鹵莽特甚事關國家日夜痛心若一敗塗地而歸罪於儒生之誤國雖身膏鈇鉞死無所益是以及今懇懇言之必望聖慈見之施行不然臣之言未肯已

也兵威所加凶醜言服則有之矣今敗於彭城而李全降敗於朐山而胡義降此豈人情也哉儒生與戚官不兩立而用儒受言與聲音酒色亦異途此重則彼輕勢使然也及督視京湖又曰臣仰體國家之急不待文檄星馳就道既而祈請錢物辟置屬官皆不能盡如初意臣之處此進退維谷矧又有難於此者乎竊意廟堂之上必以廬黄賊酋多斃賊未退而荆襄淮西之事方棘也今巳赤地千里往往行十日無炊煙以千卒伥伥乎

舒蘄之南窮日之力奔持六十里未明而行或憑鼓而閲儆報一夜就寢或推枕而行文移猶慮其不及何也

真德秀進大學衍義其書首之以帝王為治之序次之以帝王為學之本莫不自心身始也此所謂綱也首之以明道術辨人才審治體察民情者格物致知之要也次之以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又次之以謹言行正威儀者脩身之要也又次之以重妃匹嚴内治定國本敎戚屬者齊家之要也此所謂目也首之以

聖賢之訓典次之以古今之事迹人君所當知之理所當爲之事粗見於此凡四十三卷次日後殿聚講上曰卿所進大學衍義一書有補治道朕朝夕觀覽後德秀輪當進讀大學章句畢上諭卿所進大學衍義便合就今日進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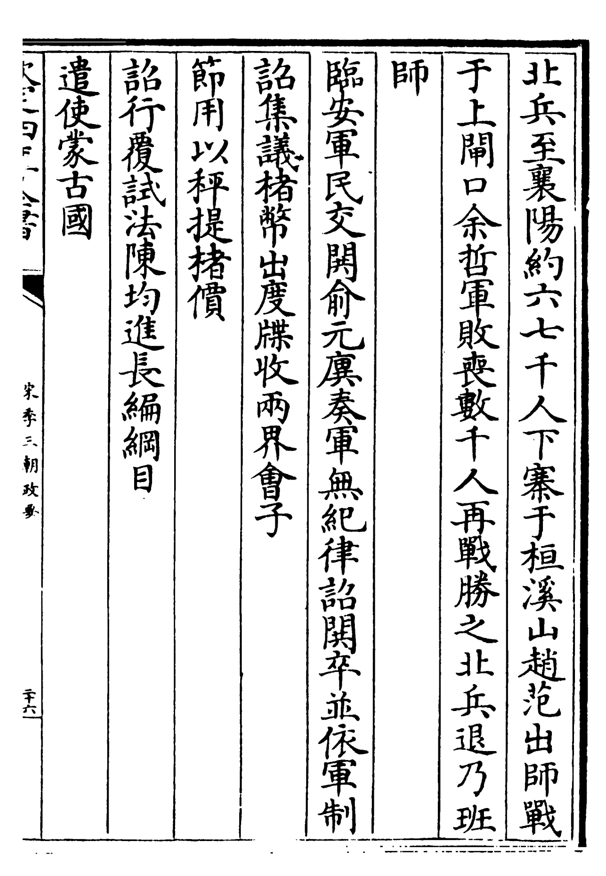
蒙國使人入朝

乙未

端平二年春以真德秀知貢舉

天狗星墜淮安軍金棠縣其聲如雷三州之人皆聞之
及相與觀則化為碎石其色紅或者以為兵戈之兆
三月以真德秀參知政事以疾辭除資政大學士提舉
萬壽宫德秀奏請息民講武上嘉納之未數日薨謚文
忠
安南國進方物
四月上試進士賜吳叔告等及第出身有差
詔邊臣警備

臣寮奏乞以保蜀為念
五月唐州守楊侁至襄陽稟議因言本州統制郭勝有
異志趙范先置勘院將召郭勝以鞫之會蔣應分司唐
州以泄其事郭閉城率衆射死侁於涼蕎中且密遣人
求北援反報至襄趙范乃命忠衛都統江海領兵號二
萬又命隨州守臣全子才節制諸項軍馬攝棗陽軍劉
子澄策應趙楷監軍三人皆以西師之敗咸願自奮七
月三日北兵至唐州棗林子才子澄聞之而遁十一月


北兵至襄陽約六七千人下寨于桓溪山趙范出師戰于上閘口余哲軍敗喪數千人再戰勝之北兵退乃班師

臨安軍民交閧俞元廩奏軍無紀律詔閧卒並依軍制

詔集議楮幣出度牒收兩界會子

節用以秤提楮價

詔行覆試法陳均進長編綱目

遣使蒙古國

丙申

端平三年春正月詔勸農桑

蠲興國軍秤尺牙税錢

賜安南國王封爵襲衣金帶

駮放豪民出身

楮幣宜造十八界降黄榜措置會子

賑昭州英德府水賑襄漢水詔蠲被水州郡税

明堂行禮之夕大雨震雷人以為燮理非人之咎鄭清

之喬行簡並罷相尋有旨留行簡侍經筵冬再相進平章軍國重事封益國公行簡清直有人望薨于位

十二月韃靼國兵入普州順慶潼川府破成都府掠眉州一月五十四州俱陷破獨夔州一路及瀘果合數州僅存蜀將曹友聞死蜀破而淮甸有警

王瓚奏備邊之計

孟珙任四川宣撫使兼京湖制帥創南陽書院以處襄漢流寓之士竹林書院以處四川流寓之士射軍中而

亦讀書頗能文尤多著述

丁酉

嘉熙元年詔趙葵措置邊事

開邊後下詔悔過

詔沿邊帥守議和戰攻守之策

詔安集淮蜀京襄

給犒沿邊將士

詔國子監刊文公通鑑綱目

許應龍除端明殿大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六月行都大火由巳至酉延燒居民五十三萬家士民上書咸訴濟王冤者侍御史蔣峴史黨獨唱邪說謂火災天數何預故王事遂劾方大琮王逸劉克莊鼓扇異論同日去國并斥進士潘昉姓同逆賊語涉不順皆論以漢法自後羣臣無敢言者

監簿徐鹿卿面對其畧曰臣聞至不可玩者上天之怒心尤不可忽者斯民之疑心知所以解人心之疑則可

以息天地之怒矣陛下嗣承丕緒十有四年其間災異何所不有三變為尤大辛卯之災人以為權臣專擅之應陛下方且念其羽翼之勞潛晦委重於是天怒未息而儆之以喪師失地之變三京之敗人以為諸臣狂易之致顧乃委曲諱護三年而始下哀痛之詔於是天怒未息而警之以息雷之威明禋之異人以為燮理非人之咎陛下雖能逐一宰臣然舛政宿弊大率多仍其故於是天怒不息而鬱攸之警至於再矣火迫於開元陽

德之宫獨不之燬豈非天以彰我寧宗盛德以警動陛
下之心乎衆心之所疑也椒房之親富顯之可也節鉞
之華不以待有功而汲汲及此恩寵先之火亦先之衆
心之所以重疑貴親懿戚人頗議其干請之數火越兩
河而徑趍之所以愈疑也非獨四疑又有三謗政令出
於朝廷是矣然御筆時至於中書宣諭或及於要地事
關封駁不免留中名在曰簡間煩貼方面置局以行囑
托每有科降樁留供費此錢此物歸之誰乎朝廷每一

舉措令未至而彼亦知之每一議論未決而彼亦聞之臣以為不窒交通之路則謗不解除授出於公朝是矣然除目未頒已有謂某為某邸之客某登某人之門既而有脗合者矣除目既下則又曰某出於懿旨之叮嚀某出於御札之訓諭雖卑官小職有不能不然者矣伴食故臣生無錙銖之勞没乃論定策之功潛邸外姻他豈不可薄加恩數而參錯於邊方守倅之任臣以為不杜僥倖之門則謗不解天之所以怒也佚樂不足以奪

憂勤足矣邊風儆急而增置嬪妃之閤錫宴雖罷而未徹排當之常名稱不正之人得以出入宮掖臣以為不絕逸豫之謀則謗不解天之所以怒也因疑生謗因謗生疑陛下欲回天意則凡羣言之所指不必校曲直不必論是非痛自刻厲而速改之人心悅而天意解矣

十月北兵犯安豐軍知軍杜杲有備北兵至以火炮焚樓櫓隨陷隨補以巴圖硬軍斫牌櫂巴圖魯者皆死囚為之攻城以自贖取披甲以牛羊十餘重為之設面簾

以障矢公募善射者用小箭専射其目盡中之北兵填壕爲二十七壩次分兵扼壩北兵乗南風縱燎俄至風雨雪驟至乃募壯士奪壩路士皆奮躍死戰北兵退池帥呂文徳突圍入協力捍禦淮右以安文徳安豐人魁梧勇悍嘗鬻薪城中趙葵於道傍見其遺屨長尺有咫訝之或云安豐鬻薪人也遣吏訪其家值文徳出獵暮負鹿各一而歸留吏一宿偕見趙留之帳前在邊立功遂至顯官

戊戌

嘉熈二年詔三衙及諸軍統制舉堪充將材二人

詔舉通曉兵財人才

春安豐軍捷書至杜杲進三秩授將作監兼淮西安撫

尋除知廬州

浙江水災遣使施惠

風雹為災

赦宥淮蜀

四月上親試舉人賜周坦以下及第出身有差時邵澤同廷對有中貴人廵按見邵澤所磨京墨甚佳擬求之澤與無吝色中貴曰主上三日前御苑中方建一亭命名曰定一上曰若人用此立説取為狀元邵得其説揮毫如飛中貴見其文字回奏曰陛下三日前方建定一亭一士人用此立説上大喜於是搜求此卷遂得邵澤欲寘首選時已取周坦為狀元羣臣賀曰喜陛下今日得周邵於是澤為榜眼

九月察罕擁北兵八十萬圍廬州約先破廬後造舟巢
湖以窺江於壕外築土城周圍六十里穿兩壕攻具皆
數倍於犯公安者杜杲與客登城四郊鐵騎極目無際
北兵日夕用攢砲攻打杲恃串樓為固北兵築壩凡高
於樓城杲以油灌草即壩下煉之皆為煨燼又於串樓
內立雁翅七層俄砲中壩上衆驚杲乘勝出戰追躡數
十里北兵遁去杲又練舟師扼淮河遣其子庶監呂文
德聶斌軍伏精銳於要害兵遇伏不能進或曰公何以

知其必勝杲曰力守淮河以迂其道也

舉遺逸補錢時吳如愚官

放行𨻶補

命王禁察訪江面

詔犒擺鋪軍

較財用司殿最

趙康奏會計州縣財賦

喬行簡奏兵財分委執政

置國用房

申飭鹽課

出祠牒會子給四川軍人生券

困旱賑濟寬減

冬除杜杲兵部侍郎淮西制置使

蒙古國遣使來乃遣使報聘曹豳奏以為和議不可信

宋季三朝政要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季三朝政要卷二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汪鏞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陳覲龍

宋季三朝政要卷二

理宗

己亥

嘉熙三年詔嚴州縣義倉以備賑濟

旱因旱賑卹寬減

詔蠲民三年零租

詔兩司築堤捍潮

喬行簡用元祐故事平章軍國重事李宗勉左丞相史嵩之入奏就拜右丞相嵩之獨當國一時正人如杜範游似劉應起李韶趙汝騰等皆以不合逐去三相當國時論謂喬失之泛李失之狹史失之專然宗勉清謹守法號賢相薨于位

陳韡為建康留守斬殿司崔福福從趙葵收李全名重江淮後為路鈐奪統制官王明鞍馬又追逐總所趙監酒親屬韡委會廳戒諭然終不悛值王步帥統師過淮

乞崔福軍協力因厚遺之福遇賊不擊托言葬女而歸更不申聞大閫主帥亦無如之何鞾以為從本師調遣而蔑視軍法如此若不明正典刑則更相倣效遂斬之既而自劾朝廷獎諭放罪時論以良將難得而鞾以私忿殺之
十月虹見
風雹為災
杜杲破察罕八十萬除權刑部尚書

庚子

嘉熈四年春正月詔貢舉崇學殖嚌道真

地震

星變下詔罪巳

白氣亘天

江浙福建旱傷

紹興府荐飢蠲紹興府夏稅

救嚴州荒

都城大荒飢者奪食於路盜於隱處掠賣人以儌利市中殺人以賣日未晡路無行人

北使王檝來先是檝請北朝與本國和好嵩之遣使至草地與檝偕來議歲幣

彭大雅使北

詔賦税苗米毋得多科取於民

秤提會子史嵩之以五折二十七界會子五道准十八界一道

辛丑

淳祐元年正月朔詔舉文武才

降詔幸學

上幸太學詔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從祀夫子廟

庭黜王安石從祀御書白鹿洞規賜諸生

以杜範知貢舉

戒飭殿試選識治敢言之士

四月上試進士賜徐儼夫等及第出身有差

徽州火

詔飭監司嚴禁贓吏

詔高定子修四朝國史

詔别之傑措置戰禦

詔補三衙闕額

申明常平義倉

杜範拜右相範性剛介以不阿附時相去位

曹豳奏三閫和戰之義不同

壬寅

淳祐二年賞趙武築夔城

雨雹

詔六曹寺監錢穀並上籍于朝

別之傑入覲言邊事

㴾王定業武子恬退

賜趙葵出身同知樞密院事

詔軍功就鄉舉者聽

賑濟紹興處婺水澇

劉漢弼言茶法十六事

李曾伯乞主守視

徐榮叟參知政事李公韶與宰相議不合求去清叟曰韶議論無阿附朝行如此士夫絶少安可去言不聽而

榮叟求去

杜杲解儀真圍功進敷學

給諸軍雪寒錢

出米楮令安豐修武備

趙時學奏蜀事

癸卯

淳祐三年春詔科舉求有用之學

蠲高郵創收牛租

賦稅詔用十八界會折錢

賞王福等築安豐城

申嚴社倉科配之禁

名趙葵欲除右丞相葵到京言者謂宰相須讀書人葵知之乃徑出國門上表辭相位曰霍光不學無術每思張詠之語以自慚后稷所讀何書敢以趙抃之言而自解歸領鄉郡

詔撥軍箭給招信軍

置策應軍屯京口

賞何舜臣舟師策應之功

命余玠宣諭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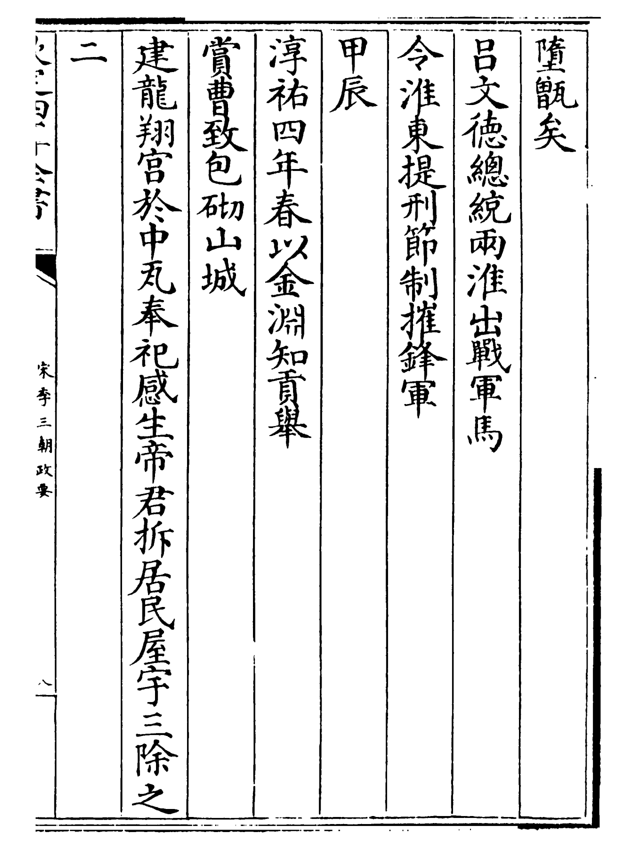
劉晉之言蜀當置閫重慶

彭大雅守重慶時蜀已殘破大雅披荆棘冒矢石竟築重慶城以禦利閬蔽夔峽為蜀之根柢自此支吾二十年大雅之功也然取辦促迫人多怨之大雅微時有富民資以金穀待以飲饌隨其所需略無厭倦一日富民毆死一鄰人大雅奮然以身當之自入詞于官云此事是某顧下獄供析富民賴之免適其年大比太守憐其才俾之就試是秋領舉併釋之次年登科官至朝郎出

為四川制置甚有威名識者謂其義氣滿胷前程遠大已見於此矣其築重慶也委幕僚為記不愜意乃自作之曰某年某月某日守臣彭大雅築此為國西門謁武侯廟自為祝文曰大國之卿不拜小國之大夫今大雅拜矣非拜公也拜公之八陣圖拜公之出師表也其文老成簡健如此聞者莫不服之後不幸遭敗而卒蜀人懐其恩為之立廟

蜀自丁亥失關外丙申殘破之餘所存僅數州蜀中財

賦入戸部五庫者五百餘萬緡入四總領所者二千五百餘萬緡金銀綾錦絲綿之類不與焉既失蜀國用愈窘鄭損既罷朝廷用余玠彭大雅余玠者不羈之士上於布衣中擢用之入蜀作經理四蜀圖奏曰願假十年手挈四蜀之地還之朝廷然後歸老山林臣之願也上許之於是悉遷蜀郡平曠之地分治險要如合州治釣魚山之類是也在蜀十年有經理功大雅亦有勞績玠大雅死用余晦李曾伯皆以貪謬罔功朝廷亦視蜀為



墮甑矣

吕文德總統兩淮出戰軍馬

令淮東提刑節制摧鋒軍

甲辰

淳祐四年春以金淵知貢舉

賞曹致包砌山城

建龍翔宮於中瓦奉祀感生帝君拆居民屋宇三除之

二

申嚴州縣受租苛取之禁

四月上試進士賜留夢炎等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劉晉之除諫議大夫呂午除起居郎趙綸除起居舍人王瓚殿中侍御史龔基先胡清獻除察院

六月呂文德依舊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兼淮西路招撫使節制濠豐宿亳等軍兼知濠州

壽春城築甫畢北兵突至植栅重橋絶港以遏援師王鑑等首調制領策應事

八月寧宗參配天地差官奏告

察院龔世基奏川蜀京襄兩淮守備及擇將選兵事劉

大諫奏維功賞以勵軍心明分義以定人心寬征賦以

悅民心

鄭起潛除權兵部尚書

戒邊將毋擅興戎

孟珙造戰車招河南八郡來歸

招江淮失業人置武勝軍

詔犒壽春解圍安豐策應將士
李曾伯為荆湖制置使
賞萬春等招遊擊軍
史嵩之進四朝中興史
詔兩浙郡邑夏稅折帛並以楮準錢
范知院再乞歸田里不允
九月項容孫除吏部侍郎葉賁起居郎陳塏權工部侍
郎陳一薦兼權禮部侍郎韓祥起居舍人

命御史監銓試

察院胡清獻奏乞禁戢兩浙和買江西運綱福建和糴

廣南丁錢擾民四弊

史彌忠薨上遺表特贈少師保寧軍節度使鄭國公仍

令有司定謚以聞

史嵩之丁父彌忠憂詔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永國公

令學士院降制先是黄濤上書乞斬嵩之以謝天下劉

應起上疏謂嵩之牢籠既密則陛下之國危省元徐霖

上書言其姦深擅權上不之悟至是侍郎徐元杰上疏令其終喪史憾之上亦不聽太學生黄愷伯金九萬孫翼鳳何子舉等百四十四人上書曰臣等恭覩御筆起復右丞相史嵩之令學士院擇日降制臣等有以見陛下念時事之多艱重大臣之去也臣等切謂君親等天地忠孝無古今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不孝而可望其忠也宰我問三年之喪於夫子而曰期可已矣其意欲以期年之近而易三

年之喪夫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父母乎夫宰予期年之請夫子猶以不仁斥之未聞有聞父母垂亡之病而不之問聞父母已亡之訃而不之奔有人心天理者固如是乎是不特無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且無一日之愛於其父母矣宰予得罪於聖門而若人者則又宰予之罪人也此天地所不覆載日月所不照臨鬼神之所共殛天下萬世公論之所共誅其去

夷狄禽獸不遠矣且起復之說聖經所無而權宜變禮衰世始有之我朝大臣若富弼一身佩社稷安危進退係天下重輕所謂國家重臣不可一日無者也起復之詔凡五遣使弼以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卒不從命天下至今稱焉至若鄭居中王黼輩頑忍無恥固持禄位甘心起復絶滅天理卒以釀成靖康之禍往事可覆也彼嵩之何人哉心術回邪蹤跡詭祕曩者間督府以和議墮將士心以厚賞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為之

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之私室蓄謀積累險不可測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在朝廷一歲則貽一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亟也嵩之亡父以速嵩之之去中外方以為快而陛下起復之命已下矣陛下姑曰大臣之去不可不留也嵩之不天聞訃不行乃俳佪數日牽引姦邪布置要地彌縫貴戚買屬貂璫轉移上心東私御筆必得起復之禮然後徐徐引去大臣居天子之下位百官之上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孝不行於

大臣是率天下而為無父之國矣鼎鐺尚有耳嵩之豈不聞富公不受起復之事乎而乃忍為鄭居中王黼輩之所為耶臣謹按古禮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嵩之於其父之病也盍涕泣以告陛下曰臣父年八十餘矣恐朝夕不相見矧陛下春秋鼎盛臣事陛下之日長而事父之日短願陛下哀而賜之歸使臣一見老父終天何憾陛下以孝教天下未必不可其請也今嵩之視父病如路人方峩冠整佩洋洋入政事堂鼎食談笑無異平

昔李密有言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烏鳥私情願乞終養密之於祖母猶爾嵩之之於父獨不然乎臣又按禮經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嵩之於父之死也盡號泣於昊天曰某不孝父病不及藥是罪大矣今父死不及殮欲與俱殞不可得也星馳奔赴雖日行百里可也今嵩之視父死如路人方經營内引揺尾乞憐作飛鳥依人之態又擺布私人以為去後之地暨姦謀已遂乃始從容就道初不見其有

憂戚之容也晉顧和喪母其君欲起之和曰古者固有釋衰絰從王事者以其才足濟時也如和不才秪以傷孝道壞風俗爾時人高之和在衰世猶能盡其孝道以厲風俗嵩之身為台輔曾一顧和之不若乎且陛下所以起復嵩之者為其有折衝萬里之才歟嵩之本無捍衛封疆之能徒有劫制朝廷之術彼國内亂骨肉相殘天使之也嵩之貪天之功以欺陛下其意以為三邊雲擾非我不足以制彼也殊不知敵情叵測非嵩之之所

能制嵩之徒欲以制敵之名以制陛下爾陛下所以起復嵩之者謂其有經理財用之才歟嵩之本無足國裕民之能徒有私自封殖之計且國之利源鹽筴為重令鈔法屢更利之歸於國者十無一二而聚之於私帑者已無遺算國家之土壤日削而嵩之田宅益廣國家之帑藏日虛而嵩之之囊槖日厚陛下眷留嵩之將以利吾國也殊不知適以貽吾國無窮之害爾嵩之敢於無忌憚而經營起復為有彌遠故智可以效尤然彌遠所

喪者庶母也嵩之所喪者父也彌遠奔喪而後起復嵩之起復之後而後奔喪以彌遠貪黷固位猶有顧藉丁艱於嘉定改元十一月之戊午起復於次年五月之丙申未有如嵩之匿喪罔上殄滅天常如此其慘也且嵩之之為計亦姦矣自入相以來固知二親耄矣為有不測旦夕以思無一事不為起復張本當其父未死之前已預為必死之地近畿總餉本不乏人而起復未卒哭之馬光祖京口守臣豈無勝任而起復未經喪之許堪

故里巷為十七字之謡也曰光祖儆總領許堪爲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夫以里巷之小民猶知其姦陛下獨不知之乎臺諫不敢言臺諫嵩之爪牙也給舍不敢言給舍嵩之腹心也侍從不敢言侍從嵩之肘腋也執政不敢言執政嵩之羽翼也嵩之當五内分裂之時方且擢姦臣以司喉舌謂其必無陽城毀麻之事也植私黨以據要津謂其必無惠卿反噬之虞也自古大臣不出忠孝之門席寵怙勢至于三世未有不亡人之國者漢

之王氏魏之司馬是也史氏秉鈞今三世矣軍旅將校惟知有史氏天下士大夫惟知有史氏而陛下之左右前後亦惟知有史氏陛下之勢孤立於上甚可懼也天欲去之而陛下留之堂堂中國豈無君子獨信一小人而不悟是陛下欲藝祖三百年之天下壞於史氏之手而後已臣方涕泣裁書適覩麻制有曰趙普當乾德開創之初勝非在紹興艱難之際皆從變禮迄定武功夫擬人必於其倫曾於奸深之嵩之而可與趙普諸賢同

日語耶趙普勝非在相位也忠肝貫日一德享天生靈倚之以為命宗社賴之以為安我太祖高宗奪其孝思俾之勉承王事所以為生靈宗社計也嵩之自視器局何如勝非其不能企其萬一況可匹休趙普耶臣愚所謂權姦臣以喉舌者此其驗也臣又讀麻制有曰諜諗憤兵之聚邊傳哨騎之馳況秋高而馬肥近冬寒而地凛方嵩之虎踞相位之時諱言邊事通州失守至踰月而後聞壽春有驚至危急而後告今圖起復乃密諭詞

臣唱言邊警張皇事勢以恐陛下益欲行其刧制之謀
也臣愚所謂擢姦臣以喉舌者又其驗也切觀嵩之自
為宰相動欲守法至於身乃跌蕩於禮法之外五刑之
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若以法繩之雖置之鐵鉞猶
不足謝天下況復置諸巖巖具瞻之位其何以訓天下後
世耶臣等於嵩之本無宿怨私忿所以爭進闕下為陛
下言者亦欲挈綱常於日月重名敎於泰山使天下後
世為人臣為人子者死忠死孝以全立身之大節而已

孟軻有言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臣等久被教育此而不言則人倫掃地將與嵩之胥為夷矣惟陛下裁幸

武學生翁曰善六十七人上書言史嵩之略曰天下不幸有無父之人不可使有無父之國父年高而不之懼父疾篤而不之省及父身歿而不之慼此市井小人不顧廉恥不恤物議者容或有之世所指目為無父之人也人而為無父之人其禍特止於一身國而為無父之

國其禍將及於天下陛下為綱常之主正當以仁孝治
天下以忠義律臣子乃以不忠不孝之人位之父兄百
官之上其何以為訓耶
京學生劉時舉王元野黄道等九十四人上書略曰天
下有一日不可廢之人倫人心有一日不可泯之公論
大倫之盡廢固不足為亂臣賊子羞公論之不泯所以
為宗廟社稷慮先儒謂事親之情可奪則事君之情亦
可奪政以不忠實厚於不孝無父必至於無君此理之

必然也陛下拳拳於嵩之之不忍釋者豈以秋風向深冬寒又迫非嵩之素諳敵情熟識邊事莫能當此寄耶然臣等不憂敵國之勢盛而憂陛下之勢孤昔者金人之盛十倍韃人吾國之專政者秦檜爾檜死而逆亮南牧兵號百萬孰不束手無策時宰臣陳康伯以靜定運廟謨詞臣虞允文以忠義鼓士氣竟能成采石之捷成誅亮之功檜之死而有陳康伯虞允文孰謂嵩之之去而無如康伯允文者耶惟是陛下所進今不知其亡凡

當世傑特之士皆銷落於嵩之排擯之餘如王萬謝方叔以爭不勝最先去游似以大政不使聞而激之去劉應起以轉對直言去張磻以轉對觸諱去劉漢弼以臺論攻嵩之之黨去趙與懽以才名軋己而嗾逐去李韶以侍從數嵩之之專柄去王伯大以意向不合去趙汝騰以麻詞無佞語陰摘其小疵而遣去徐榮叟趙葵皆墮其機穽去別之傑號為長厚又以每事必問本末假托而擠之去杜範尤為簡聖眷負人望上前敢論諍遇

事有分決則又用李鳴復而逮其去竊聞王正月乙卯太學九士扣閽上疏乞罷鳴復而留範九士囊封未徹於宸旒之聽而翹館之門生已入臺端矣庸邪小人奉承唯謹即令同僚交章論範陛下所藉以為耳目心腹者皆盡空於嵩之之一網陛下雖尊居九重身處佚愉旁無可謀之人外無入告之益是以獨善之清躬游於史氏之黨局君父至此天下謂何宗學生與𥨊等三十四人上書略曰肅讀麻制私切有疑陛下謂其修法度

能制夷狄能運掉三邊能發縱百將又謂嵩之可以慰中外之望凡此數者必非陛下之意為陛下之喉舌乃嵩之之腹心小人之無忌憚者也嵩之之不孝上徹于天弔者在門賀者在閭即欲捨苫塊而坐廟堂脫衰絰而被公衮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縱使陛下屬念史氏則公主旄節魚鱗雜襲陛下之恩亦至矣而嵩之今乃一日不肯釋相位者其意將安底止耶惟陛下決去大姦則社稷幸甚建昌教授盧鉞與太學生同日上書皆不

報太學武學宗學再伏闕上書劉鎮又上封事上意頗
悟嵩之乃奏劉辭免武舉劉耐叛四學上書略曰嘗觀
秦人焚坑之禍漢末黨錮之獄使名士淪亡典籍消滅
以貽千百年不可追之恨者其端始於一二愚士横議
爾春秋戰國之士聚于鄉校以議執政之然否或請毁
鄉校而子產不許孰不以是賢子產也臣猶恨子產於
此時無以變士習淑人心而付之自然陛下尊居天陛
置輔相於左右恭將以立國也而輕儇浮薄者乃指名

大罵自輔相至於臺諫侍從而下或目之以禽獸或指之以鬼魅或斥之以盜賊然則朝廷何以為朝廷中國何以為中國信斯言也生人之類滅久矣若使嵩之真要取起復而後去真匿喪旬餘而後發固無逃天下後世之議若嵩之聞訃未嘗匿喪而起復之命真出陛下憂時之本心亦當顯告天下下臣此章揭示四學輕儇浮薄者有所警戒於世道實非小補

太學齋廊榜云丞相朝入諸生夕出諸生夕出丞相夕

入時相惡京學生言事謂皆遊士鼓倡之諷宗尹趙與
篡逐遊士諸生聞之作捲堂文辭先聖以出曰天之將
喪斯文實係興衰之運士亦何負於國遽罹斥逐之辜
靜言思之良可醜也慨祖宗之立國廣學校以儲才非
惟衍豐芑以遺後人抑亦隆漢都而尊國士肆惟皇上
克廣前猷炳炳宸奎鸞為四學戔戔束帛例及諸生蒙
教育以如天恨補報之無地但思粉骨寧畏觸機直言
安石之奸共惜元城之去實惟公議不利小人始陰諷

其三緘終盡打於一網不任其咎歸過於君是誠何心空人之國昔鄭僑且謂毀校不可而李斯尚知逐客為非彼既便已行之吾亦何顏居此戹哉吾道告爾同盟見義而不為當行已而有恥苟為飽暖是貪周粟之羞相與攜持毋蹈秦坑之慘斯言既出明日遂行京尹遂盡削遊士籍

乙巳

淳祐五年春詔求通天文歷算之人

閔雨日食降詔

申嚴稅賦重催抑勒之禁

築泗州城出楮米為泗州城池費

杜範再入相甍于位劉漢弼以腫疾死徐元杰暴卒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筯自淳祐至寶祐正人指邪為邪邪人指正為邪互為消長

詔撫綏中原遺民

出楮付殿司造軍器

史嵩之以永國公致仕

范鍾等上玉牒等書

趙葵乞造戰船以備緩急

令沿海團結三郡民船

出楮百萬犒水陸戰守諸軍

陳韡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

范鍾罷相時游似與鍾並相不協鍾以臺諫罷鍾方坐都堂臺吏以牒呼而出之

丙午

淳祐六年春詔三學舉經明行修氣節之士

張磻言治兵理財

賜劉克莊出身領史事

賞蕭逢辰買馬修城

詔賈似道任責山寨城築

名鄭清之侍講經筵

置國用所

旌林公遇恬退詢所欲言

胡頻有威名每見淫祠即毀之人呼曰胡打鬼丙寅為廣東經略廣州僧寺佛像中有巨蛇藏於内時出享人祭祀僧托之題疏得錢數千緡頻至毀其佛擊死巨蛇而投諸江正僧人之罪籍其錢以投官其怪遂息奏請禁淫詞上從之

作集慶宫以祈福

詔舉閤臣討臣

章鑑疏乞儲才

丁未

淳祐七年春以吴潛知貢舉

游侶罷相

鄭清之 闕 蘷人皆宼之

徐清叟參知政事時余玠專制於蜀每交結權要及中外用事者奏牘詞氣悖慢示敢專制之狀上意不平之

徐清叟奏云余玠不知事君之禮陛下何不出其不意

而召之上不答清叟留班奏云陛下豈以玠握大權召之或不至耶臣度玠素失士心必不敢上乃從其言

癸丑

寶祐元年徐清叟奏當守東海漣水

賈似道海城獻捷

四月士人太學補試士人入試蹂踐而死者衆

溫台處大水

申嚴廷試挾書之禁

北使到濠州

名余玠以本職奏事庚牌到蜀而玠以漢中敗績而歸

羞愧飲藥而死

十一月大閱

上試進士賜姚勉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上問邊報如何忽襄閫奏捷上大喜

甲寅

寶祐二年以余晦宣撫西蜀道而行奏云晦非其才乞

收回差遣上不報徐清叟奏云朝廷命令不甚行於西蜀者十有二年矣今者天毙此玠乃祖宗在天之靈社稷無疆之福陛下大有為之機也今乃以素無行檢輕儇浮薄不堪任重如晦者當之臣恐五十四州軍民不特望而輕鄙之夷狄聞之亦且竊笑中國之無人矣所有除晦内批乞賜收回上責清叟曰數十年來未見執政繳回成命者卿若固執則廟堂之間同列之義皆有不安詔命已頒決難反汗其後晦果敗蜀失紫金山要

地為其城之

録余玠家財助蜀

詔撫諭四川官吏軍民

北兵築利州閬州

收復安西堡奏捷上大喜乃賞將士之有功者

賈似道城東海

上問淮哨退否詔呂文德應援上下

謝方叔等進經武要略等書

徐清叟除知院兼參知政事清叟奏蜀置四帥
排保甲行守實法
安南國王加封奉正功臣
措置錢楮
余晦斬王惟忠惟忠與晦俱浙東人少微賤晦小名余
再五以余天錫之薦爲四川制置使時惟忠爲利路安
撫閱除目笑曰余再五來也晦聞之怒誣奏惟忠潛通
北境下大理寺勘官陳大方承旨煅成之惟忠斬於市

血流而上惟忠色不變謂大方曰吾死訴於天未幾大

方朝恍惚與惟忠還遂卒

乙卯

寶祐三年春正月詔郡國取典雅㧒閎之才

謝方叔罷相言者謂方叔之政皆出子弟故罷相制云

政權皆由滈出人謂斯何國事非當密言父訓安在以

董槐為右丞相

三月己未雨土

雲南有北兵思播當嚴為備

詔邊事許盡言不許傳播

賈似道興復廣陵堡城

蜀郡地震

均州築城龍山

四川兵財並聽宣司

詔温和守禹奴堡以守光化

巴州獻捷

諸州禁兵不得差借

敎閲精加選擇

六月丁大全除司諫陳大方除正言胡大昌除侍御時目大全大方大昌為三不吠犬

令諸路自實田畝以覈滲漏徐清叟曰自實乃秦之弊法不可再復數月兩浙江東西民甚苦之上一日臨朝曰自實擾民可且住行

御史洪天錫劾内官盧允升董宋臣疏不行而去國臣

璫董宋臣迎逢上意起梅堂芙蓉閣奪豪民田引倡優入宫招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董閻羅目之時閻妃怙寵馬天驥丁大全用事有無名子書八字於朝門云閻馬丁當國勢將亡兩淮奏擒舊海偽元帥

丙辰

寶祐四年詔舉廉吏

邊備合加申嚴

立安邊太平局

董槐罷相時丁大全為監察御史奏槐章未下先調臨安府隅兵百餘人挺刃圍其第以臺牒驅迫出之時有詩云空使蜀人思董永恨無漢劒斬丁公

程元鳳為右丞相

太學生陳宜中等上書攻丁大全大全怒取旨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劉黼並削籍編置下臨安府押出國門祭酒司業率二十齋學生冠帶送出圜橋府大全愈怒立碑三學戒勵諸生毋得譸張噪吻妄議國政又令

令後諸生上書須前廊學官看詳牒報檢院方許聞奏

四月上試進士賜文天祥等及第出身有差

撥官誥祠牒收換弊楮並從燒毁

出庫錢兌使

出新川會收換川引

賈似道參知政事兩淮大使

下詔訓貪

詔戒掊克

定趙與憲招軍名遊擊

蜀中得捷奏加警備因蜀捷趣上功恤流離優恤援蜀

戍兵

韃靼兵築棗陽冬犯襄陽為援郢計

獎諭李曾伯復襄樊

嚴加老鼠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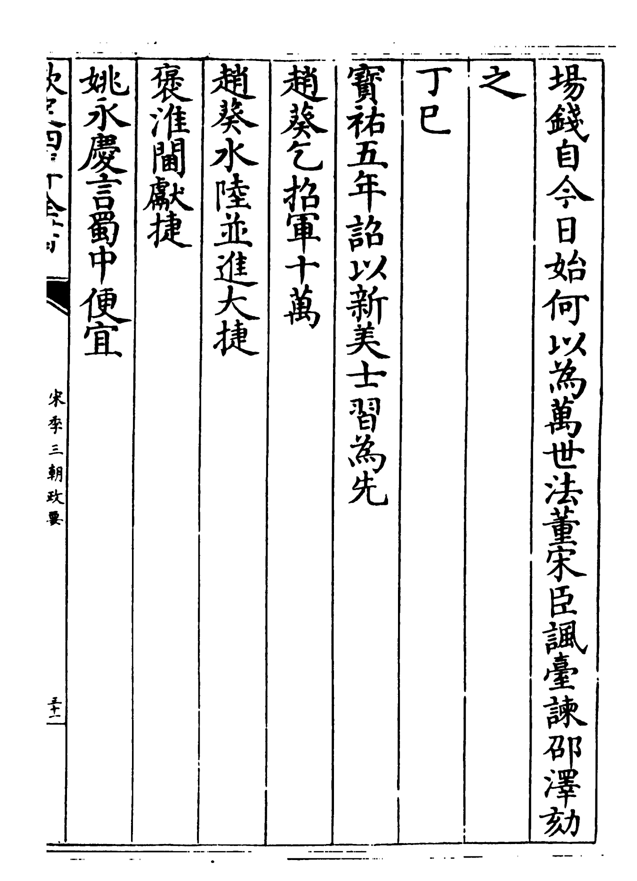
韃靼兵留大理國

浙江堤成

賜安南國奬諭

上欲復用嵩之詔除觀文殿大學士落致仕與前執政恩數蔡抗奏乞收回恩命三學上書攻之遂依前致仕卒

上以御寶黄冊催內藏坊場錢知嚴州吴槩奏言內庫理財太急督促大峻龍章鳳篆施於帑藏之催科寶冊泥封下同官吏之文檄居萬乘之崇高而商財賄之有無事雖至微關係甚大它時青史書之曰以節寶督坊


場錢自今日始何以為萬世法董宋臣諷臺諫邵澤劾之

丁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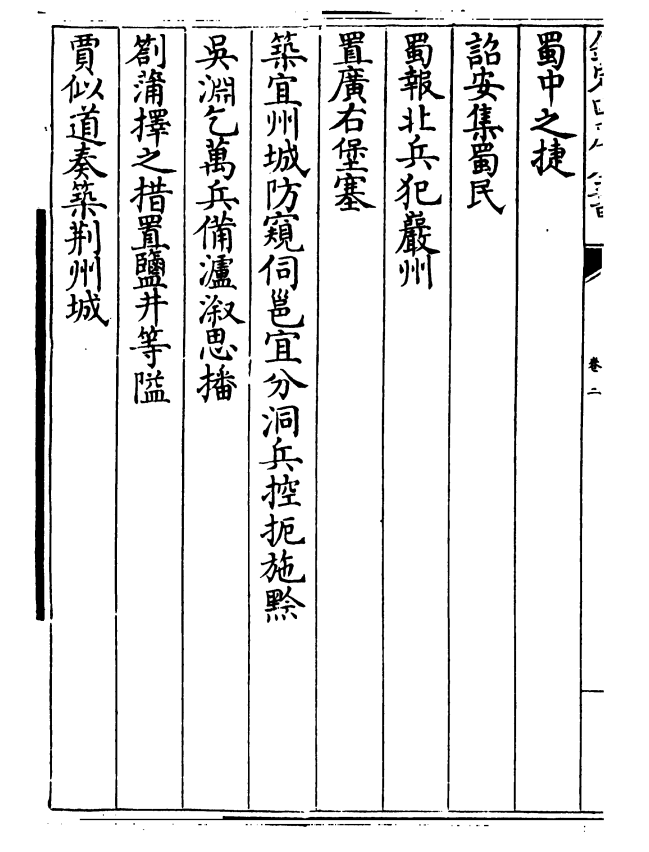
寶祐五年詔以新美士習為先

趙葵乞招軍十萬

趙葵水陸並進大捷

褒淮閫獻捷

姚永慶言蜀中便宜



蜀中之捷

詔安集蜀民

蜀報北兵犯巖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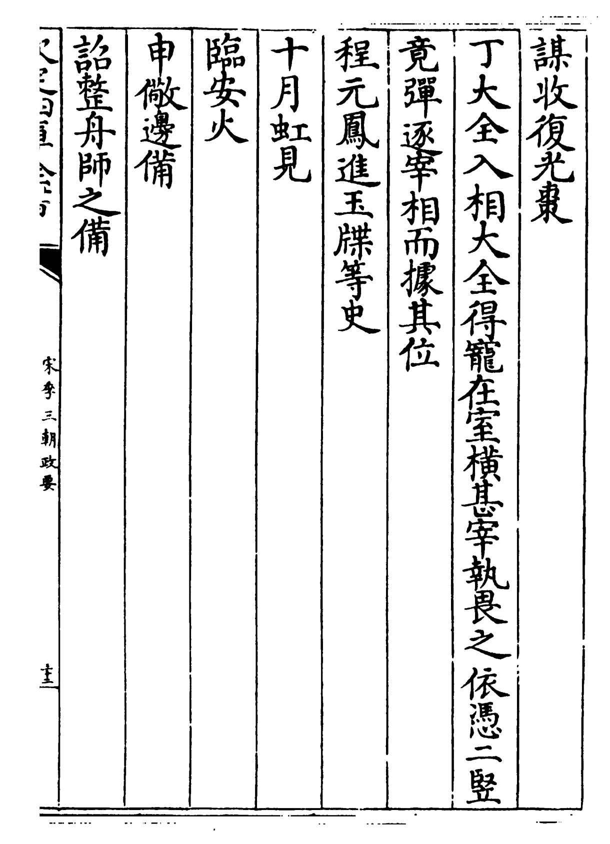
置廣右堡塞

築宜州城防窺伺邕宜分洞兵控扼施黔

吳淵乞萬兵備瀘溆思播

劉蒲擇之措置鹽井等隘

賈似道奏築荆州城



謀收復光東

丁大全入相大全得寵在室横甚宰執畏之依憑二豎

竟彈逐宰相而據其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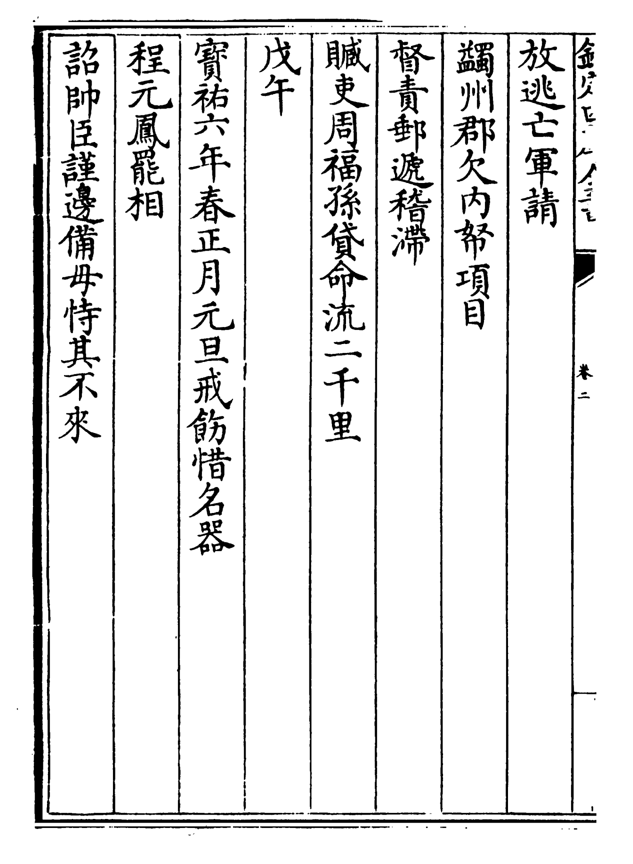
程元鳳進玉牒等史

十月虹見

臨安火

申儆邊備

詔整舟師之備



放逃亡軍請

蠲州郡欠内帑項目

督責郵遞稽滯

贓吏周福孫貸命流二千里

戊午

寳祐六年春正月元旦戒飭惜名器

程元鳳罷相

詔帥臣謹邊備毋恃其不來

馬光祖向士璧自捐軍費

詔諸閫招填軍額

北兵窺苦竹隘諭蒲擇之守苦竹隘

韃靼兵窺劒門又窺東川令蜀將各分地分防禦

劉雄飛捷于横山雄飛本隆興府犯事人解至鄂州收

繫一日得脫宿荒沙壩中夜半見天門開心切自喜遂

投兗揚州制司敢勇軍出軍有功似道辟差權和州不

數日除知州遷四川制置使

韃靼兵犯安南田應寅乞屯瀘溆援思播乃修築思播

閫隘調兵防播州支徑差官相度置黃平屯趣徐敏子

防邕宜

韃靼兵侵羅氏鬼國屯兵爲交人聲援

長寧軍脩築淩霄城成

監司郡守不許擅支官錢

楊禮堅守安西堡進官

詔督府江淮制置進援上流

分遣舟師防拓

趙葵申隨州之捷

光化之捷

襄樊解圍

賑邺過江轉徙淮民

出米賑糴收弊楮

徐涇孫除給事中

韃靼兵哨通泰又哨安豐守臣迎敵却之繼而懷遠連

水皆奏捷詔嚴備上流

杜庶除刑部郎辭免陞寶章閣仍舊淮西憲兼知廬州

主管安撫司公事

宋季三朝政要卷二